

馮王兩侍

郎墓錄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昔浙江巡撫阮元應詔訪求往聖先賢名臣忠烈祠墓
恭敬守護彙所得曰兩浙防護錄就吾寧波一府而言
爲明殉節而葬於鄞者如江都知縣周志畏貴州道監
察御史楊文瓚兵部職方主事屠獻宸與兵科給事中
董志寧咸錄焉董給事葬於馬公橋者也其墓之左則
有兵部右侍郎馮公王之墓在焉顧未之及豈搜訪
之未周耶抑當時人於鄉之文獻不能彙記其姓名略
而未之告耶然則天下忠烈泯焉忽焉埋沒於荒草蔓

馮主事侍郎墓錄序

一四明叢書
續編刊本

野閒者又何可勝道獨馮公王公乎哉萬季野曰旣生
有明之後安可不知有明之事故嘗集諸家記事之書
讀之見其牴牾疏漏無一足滿人意者此類是也季野
又曰不及今急爲採葺使先賢之行事愈久愈湮亦君
子之所痛心也馮君孟顓之纂馮王墓錄者本此意也
夫生王之頭死士之壘古今以爲快語不幸死士之頭
至珍重於敝笥敗篋之中或一肩一臂攘乞於部卒之
手可哀也已雖然金礪田雄陳錦王爾祿輩非不赫奕
一時儼所謂王公貴人氣滿志得者非耶讀史者方以

万俟卨張俊擬之獨此馬公橋抔土董給事而外更留
二忠之墓過其地者相與歎歎憑弔文人學士作爲詩
歌以永其傳以補官書所不及鄉邦文獻爲之增輝毅
魄英魂亦可以慰矣抑聞之當馮侍郎死時都督張元
以下五十人罵不絕以死丁山之敗孫說救王侍郎中
流矢死皆義士也惜其不獲如羅子木楊冠玉輩與蒼
水並葬焉又聞兩侍郎墓左有守府李虎山墓碑相傳
李氏子姓祭墓必及兩侍郎虎山與侍郎同時所謂部
卒者殆虎山也虎山亦人傑也哉因並著之民國二十

馮王兩侍郎墓畵序

一四明叢書
約閱刊本

三年三月後學張壽鏞序

馮王兩侍郎墓錄目錄

光緒慈谿縣志

徐兆昂四明談助

墓路圖

墓圖

全祖望明故督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馮公墓碑

全祖望明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

公墓碑

馮王兩侍郎墓錄目錄

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鄭喬遷明馮王兩侍郎墓石記

馮毓孳修墓呈文

馮开祭三忠墓文

董劔錫瘞鶴詩

馮應朝經鄞北郭訪簞溪侍郎墓不得

袁鈞鄞北雜詩

王燾北郭三忠墓

馮开癸丑二月與從子貞羣尋馮簞溪王篤庵兩侍

郎墓得之

陳訓正謁馮寧溪王篤庵兩先烈墓

馮王兩侍郎墓錄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馮王兩侍郎墓錄

慈谿馮貞羣孟頴編

光緒慈谿縣志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馮京第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王翊墓 鄞縣北門外五里馮公橋續

上首
舊傳

四明談助

鄞 徐兆昇 綺城

馮王二公合葬墓 道光四年秋邑紳士數人至馬公橋謁三忠墓祇董給事公有碑石可認左右皆亂冢無

馮王兩侍郎墓錄

一四明叢書
一續園刊本

從識馮王二公墓詢之士人云先代相傳董墓之右有人頭墳亦無從辨二公何左何右於是遂將二墓培土高大并爲一墳總豎石碑中題明字左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馮公右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王公居中再題同歸之墓四字庶使後人得以瞻拜云

貞羣案是碑年久文字剝落墓穴頽圯民國二年貞羣爲之封土重修別立墓碑題曰明故督師兵部侍郎簞溪馮公篤庵王公之墓

明故督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馮

公墓碑

鄭全祖望 紹衣

前督師馮公於丙戌後出師者再初以翁洲之師入松江幾歿焉尋以翁洲之師入鄭亦不克其至日本乞師者再初結寨於天目不久而潰及入四明山中首尾三年卒死之公諱京第字躋仲別號簞溪慈谿人也馮氏於谿上門第推第一公之曾祖莊軒 案馮氏家譜莊作藏 先生受業王文成公之門講學以靜坐養心爲宗旨所造邃密公少負高才下筆數千言諸父都御史元颺兵部尙書

馮王兩帝耶墓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元颺世所稱大小馮君者東林之巨子也公內承諸父之教出則師事跋山漳浦二先生退而與復社諸名士上下其議論四方士子來謁大小馮君者必先登公之堂公爲之次第其姿詣而甲乙之以進之諸父之前莫有失者而公之學亦以是日益進都御史撫津門有祥子嶺卻敵功公豫其勞毅宗錄之尙未及用公將從津門大興屯田募勇士於膠萊金復等地自成一旅以爲神京捍衛之需其所墾荒已數十頃而北都陷南都奄禍大作公不復入南中乃遊於閩而南都又亡閩人奉

唐王稱制公上中興恢復十二論召對慷慨聲徹殿陛
思文大奇其才授職方主事已而改監察御史按浙甫
入浙而浙東陷閩亦隨亡公集慈水諸大俠將起兵而
爲大兵所捕乃跳身入翁洲翁洲爲威虜侯黃斌卿所
守浙東之未入版圖者也是時大兵雖定江南而吳中
豪傑出沒太湖皆以翁洲爲外援故兵部尙書陳公子
龍輩說松江提督吳勝兆來歸以帛書告翁洲欲得一
軍應之斌卿意不欲往富平將軍張名振時在石浦與
公善公勸之行乃刻期以往至崇明颶風覆舟沈侍郎

張士南傳鄭臺錄

二四國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廷揚死之公等皆被執中途得逃歸翁洲而松江以失
期事洩俱被戮斌卿本志在自守而名振之軍盡喪公
鬱鬱無可計事者乃至日本乞師初日本之議發於平
夷侯周崔芝崔芝少時往來日本與撤斯瑪王善日本
三十六島東京爲國王其下一島各有一王而國王以
大將軍當國總制各島撤斯瑪於諸島中最強與大將
軍相首尾崔芝以水軍都督副斌卿守翁洲因遣人詣
於撤斯瑪王得乞師於大將軍已許之矣崔芝刻期遣
使而越中兵部尙書余公煌以書止之曰恐爲吳氏之

續也崔芝不憚而止及入閩自遣其義子隨安昌王至日本乞之不得要領而還於是公日責讓斌卿以不用崔芝之言願得身往日本以成要約斌卿乃使其弟孝卿副公以往至長崎會日本方與歐羅巴國構難未解嚴不聽登陸初歐羅巴國欲行其教於日本乃以天主像往日本倭佛而歐羅巴教毀佛且欲借行教以圖日本之國日本覺之乃盡殺歐羅巴之行教者生埋土中無算驅其船於島口之陳家河焚之刻天主像於通衢過者必踐踏之客之囊中有歐羅巴物雖一錢之細殺無赦於是歐羅巴復仇載大船攻日本火器甚精日本畏之固守諸島而遣人講解始退退一日而公至諸島尙未解嚴也長崎王遂以三事難公於舟中朝服且拜且哭凡十有餘日不分旦暮日本之

馬王兩侍郎奏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初見而笑已而泣已而旁皇不能去會國主遣人巡境見之取公血書以去撤斯瑪王聞長崎王之拒公也曰中國喪亂我不能援而使其臣哭於吾境不亦恥乎是當援之乃言之於大將軍議發各島罪人以應公先還留孝卿以俟命日本自寬永享國三十餘年母后承之其子復辟改元義明承平已久畏言兵革又聞其國故有中國登科簿錄謂使臣之來無甲科大臣以爲輕之嗚呼有明三百年天下半爲甲科諸公把持及其亡也侈談經義之徒大有力焉不謂積習流傳遂浸淫於

海外亦以甲科定資格則可爲歎息者也孝卿旣久留
長崎長崎多官妓妓皆居大宅無壁絡以綾幔分爲私室夜懸琉璃燈賽琵琶以行樂孝

卿忘其爲乞師而來者日夕酣淫見輕於其國於是發

師之意益荒但致洪武鵝眼錢數十萬以報聘洪武錢者日本

於明初入貢所鑄式也其後用其本國年號鑄錢遂封

貯洪武錢於庫而不用至是以充聘幣翁洲之用洪武

錢自此始公旣乞師不得又責讓斌卿令以奇兵西略寧紹

台三府以是時三府山寨兵大起可用也會鄞之董給

事志寧華職方夏楊推官文琦以帛書連衡李侍御長

祥王職方翊而欲借翁洲之師應之已再請於斌卿而

不得乃告公公大喜強斌卿師從蛟關入而先一日爲

降紳謝三賓所告城中有備長祥翊志寧俱亡去文琦

夏等死斌卿遂引還公益鬱鬱不懌乃之湖州起兵於

武康天目山中大擾歸安烏程諸縣尋敗復歸四明乃

募谿上義從與王職方翊合軍守杜壘大兵以團練軍

破之職方走天台公匿山中職方以天台之援至公亦

振旅出復合軍守之時戊子之冬也明年監國自閩中

至健跳發使晉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是冬再乞師於

日本有僧自日本來名湛微言於蕩胡伯阮進曰日本之師可得也而中國之金帛不足以動之誠得晉

陀山寺慈聖李太后所賜藏經爲聘兵必至矣時定西
侯張名振當國進以告之乃建名上疏請仍召公爲使
而以澄波將軍阮美副之王親賜宴十一月朔出普陀
初十日至五島五島與長崎相去僅一程是夜大風黑
浪兼天有紅魚二尾乘空上下十二日風靜則高麗界
矣回帆而南又明日乃進長崎日本界上之例凡他國
客舟至必有班船來譏客之出入公告以普陀賜經爲
聘乞師其王聞之大喜已知湛微借來則怒初湛微之
在長崎長崎有南京寺以居中國僧湛微受戒於寺僧
即定之門如定頗喜文墨而湛微弗若也然狡獪多變
欲自尊大乃之臘泉島是島於三十六島中爲最陋港
微遂妄自高署曰金獅子尊者其名流傳大將軍在東
京聞而駭之曰此得非歐羅巴人之擾吾國者乎急捕
之以其爲中國人也乃逐之日本法不殺中國僧有犯
則逐再犯則戮及同舟湛微欲以此自結於日本而不
得公始知爲其所誤美欲殺之公曰此亦中原之不幸
也殺之何辜乃放諸荒島於是復載經而還蓋自崔芝
創乞師之議得請而未遂公前一行誤於孝卿後一行

李南仲事錄

六四朔殺書

約圖刊本

誤於湛微其後鄭氏亦嘗乞師而終不能得嗚呼古今
乞師之舉如晉之劉琨乞師於拓跋氏段氏梁之王琳
乞師於高氏雖皆無成然未嘗不得其力以稍延殘喘
高寶寧乞師突厥亦支北齊一綫但此皆列國割裂之
時故得用申包胥故事而非所語於一統之世唐之復
兩京亦借回紇之力當時有李郭二公兩京必復回紇
不足爲功也天祐之末晉王亦乞師於契丹則無補矣
宋亡而陳宜中乞師占坡明亡而李定國乞師古剌從
未見其有收效者所謂忠臣義士無可卒不得還復與
如何之舉亦豈容以濟與否論之哉

王職方台營於西山回風洞中初公以董華翻城之故
刊章大索大吏遂以其事聞世祖章皇帝詔拘其家屬
以招之公急遣壯士入慈取室已不及孫枝秀旣招公
不至詔取家屬羈之京公太夫人尹氏年高夫人葉氏

聞有徙燕之報微言勸以自裁毫不甚省夫人歎曰婦無事不當聽命於姑至今日難守此小諒矣夜半投閤不死血涔涔下強起縊而死大帥又戮公子頌以脅公公仍不至太夫人遂徙燕以道卒又得公所寄妾於他家令作書招公妾曰頭可斷書不可作卽作亦保公不降也公自是每日東望臨河而泣必繼以血然自是性頓厲御下漸酷公本儒者將略非其所長又伉直稟岸頗以門第自重雖悍將如斌卿名振輩皆蝨視之山寨諸洞主益蔑如也或勸以方當喪亂宜略去資地相與

講布衣昆弟之歡以收羣力公雖是其言而終不能用每與諸洞主議事多所不合則佗僚仰天良久裂眦拔劍斫案而起時因呼爲馮斫案董戶部守諭歎曰躋仲之忠可矜而目重瞳受病良可惜講學未醇之害也於是諸洞主幾有欲殺公者或從而解之曰馮公之忠一門受禍足感天地吾輩當營護之而爲細故自戕乎乃止公自喪太夫人矢志茹素不近媵妾與士卒同甘苦每日再食惟一鹽寒則解衣予卒自裹片絮傲冷暴露霜雪中故所部憚其威而亦懷其惠時翁洲以彈丸之

地倔強自稱故國所以得偷安者以山寨相倚角也而
山寨諸洞主多出伏莽其孤忠爲國者惟王公翊王公
江與公三人而已監國再加公兵部右侍郎兼宣如故
公憑依空山偕大兵百餘戰雖無成績然亦屢挫大兵
庚寅冬大兵欲取翁洲以爲必洗山寨則莫敢乘吾之
後十一月十一日以重兵扼大蘭其南由奉化其北由
餘姚連營三十餘里四入搜諸寨公之麾下王昇最爲
親將其人狡惡時時假公名斂餉皆中飽之數月前已
約降而公不知也大兵入山諸寨瓦解二王亦航海以

卷一百一十四

八十四明 嚴 著

約圖刊本

避軍鋒公信昇言以爲無虞乃移營仗錫之灌頂寺時
公病甚或告以當急走昇復還之翌日引大兵至十三
日城見大帥金礪公則已委頓骨立矣及至帳下蹶然
而起挺立不屈鞭箠而下掠之乃仆於地時從公赴難
者都督張元而下尙五十人明日行刑乃支解之又以
刀剗其心醢之爲羹蓋報積年構兵之恨也而五十人
從公者亦皆死遂梟公首拋公骨有大將部下卒願
得公一肩一臂食之許焉因負以去蓋公鬻桑之餓夫
也鄆之義士從是卒得肩臂招魂而葬於鄆城北之馬

公橋張元河南人也山寨既平翁洲遂陷蓋自甲乙以來吾鄉殉難諸公雖多然未有如公之慘者顧敘功簿上詔以王昇反覆不忠伏誅乃知興朝之於公雖殺之而未嘗不憐之其所以酷死則諸帥之所爲也嗚呼公雖受逆天之禍坐嬰慘死而有妻有子有妾有從死者五十人又有負公遺骸之卒則亦足以報公矣嘗謂公生平大略極似晉之劉琨其忠同其履蹶屢起同其家難同其短於馭眾暗於知人亦同然要之其志可哀其節不可沒也公所著有浮海記一卷其自敘乞師之事

也有蘭易一卷菊小正一卷託名宋之鹿易晉之陶潛皆以訴其憤懣不平之意今皆存有簞溪集則散佚不完公與貴池吳公應箕同日入南雍意氣激昂甚相得而卒皆以義死愛簞溪山水之秀因以自署欲隱於此而卒以兵入山中其亦天定之也夫葉夫人之死也達旦而有司捕之者至胥吏見之皆爲動色時方夏月暴屍七日始得入棺然面目皆無恙董戶部守諭等葬之其妾之爲官所拘者亦不屈諸將憐之縱使爲尼惜乎逸其姓氏嗚呼烈矣哉公未了國難時嘗與諸父都御

史居里中作眞至會以爲谿上飲饌之盛窮海極陸食
案恆至五易每易以百品遂有羊固之癖閭巷浸淫相
效夫禮俗由門望出一代習尙與氣運俱遷天下同波
中流一柱吾猶及見先正之雞黍也管敬仲云厚於味
者薄於行又云酒入者舌出以敬仲之侈也而猶能爲
此言可無以矯之乎然溫公眞率之會眞則善矣而率
則未免矯之太過也乃斟酌損益裁乎其中立爲程度
以眞至名之谿上燕饗之禮爲之一變蓋其一飲一食
皆有關乎世道也如此初都御史兄弟以不得殉北都

馮主簿傳墓錄

十四朝載書

續圖刊本

之難思得一當以報國而馬阮方用事悒悒以死臨終
皆謂公曰吾兄弟未竟之志汝當與沛祖成之沛祖者
都御史小弟也公以百戰死沛祖以從亡死不負其父
兄而馮氏由此中落矣姚江黃都御史公之石交也於
公之葬已爲之銘其文哀痛足以當宋玉唐勒之些辭
而予更加詳其事蹟以爲之碑其銘曰

簞溪水清且淪東流逕赴長崎屯中有侍郎故血痕讀

我銘定消魂

明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墓

碑

鄭全祖望 紹衣

嗚呼是爲殘明浙東督師大蘭洞主王公之墓予攷古
今歷代官制未有所謂洞主者有之自蕭梁之末所稱
新吳洞主余孝頃輩是也其時值侯景之亂諸遺臣起
兵者倚山立寨居民因以洞主呼之史臣亦因而書之
要之非朝廷之稱也明之亡也浙東山寨大起於是復
有洞主之稱其後或降或竄不能盡詳惟諸死節者姓
氏彪炳人間而王公之死爲尤烈公諱翊字完勳別號
篤庵浙之寧波府慈溪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至公

卷之四 鄭全祖望

十一 四明叢書
初編 刊本

始遷姚江公五歲而孤少不喜理家事其弟翊且耕且
讀以助之補諸生好言兵見天下方多難思以功名自
見未幾國變繼至畫江之役王公正中以御史仍知餘
姚縣事集姚之鄉兵從孫熊二公於江上上疏薦公爲
職方盡以軍事付之已而正中與同官黃公宗義連營
將由龔山西渡而江上破黃公引其殘卒入四明思結
寨自守以觀變居民雜擊之寨不得立時公方走海濱
招兵謀與黃公合大兵購之急囚公之弟翊以招公公
不願乃殺之公亦不願軍旣集聞黃公軍破馳入山中

語父老曰前此以諸將橫擾居民遂至激變今吾軍來足爲是山之衛而無所擾父老念故國其許我乎居民許之遂結寨於大蘭大蘭者四明山之西北境也唐時裴甫作亂嘗以之爲巢穴其地猝不可登宋時皆置砦設兵以防守至是而公據之其與之同事者慈溪王公江也威虜侯黃斌卿守翁洲寧之義士董志寧華夏等謀引其兵會山寨之軍以起事來告公使會李公長祥軍共定浙東公許之刻期相應而爲人所首事遂潰寧城戒嚴志寧脫走夏死斌卿舟師泊城下不得要領而去大兵急搗大蘭公攝軍避之丁亥十二月事也戊子正月公以軍還三月破上虞殺其署縣事者時浙東山寨相繼起故御史李公長祥軍上虞之東山故翰林張公煌言軍上虞之平岡故都督章公欽臣軍會稽之南鎮其餘則蕭山石仲芳會稽王化龍陳天樞台州俞國望金湯奉化吳奎明袁應彪浙西之湖州柏藁甫等亦應之至於小寨支軍以百數然諸營招集無賴之徒不能不從事於鈔掠惟李公張公與公三寨不擾民而李張二軍單弱不如公所部之雄於是大兵欲平山寨以

公爲的提督合寧紹台三府之軍由四明之清賢嶺而入公合諸寨軍屯於丁山以待之久而弛大兵猝至公敗喪其卒四百人是役也有孫說者不知何許人來救公中流矢死直立不仆大兵不能久駐山中公得復振與馮公京第合軍守杜巖以巖險爲關軍容整肅提督乃調浙西之兵下教亦選四明山民之團練者以爲前導破公於杜巖關口長驅直入公亦獲其別部邵不倫而以四百人走天台乞天台洞主俞國望之兵沿道招集流亡一月復至萬餘人聞道入杜巖擊破團練大兵

失團練遂亦出山公復振己丑春又破上虞浙東震動公軍旣盛設爲五營五司五營以主軍公統之五司以主餉王公江任之視山中田可耕者且耕且屯而其餘則履畝而稅無橫征富室則量爲勸輸下戶安堵如故異時雖有巡方之訪緝徒爲故事公直接有罪者而決之無枉者於是四明四面二百八十峯之民其租賦不之官而之公其訟獄不之官而之公其耳目消息皆不之官而之公浙東列城晝閉胥吏不復下鄉汎兵遠伏以相眺望而不復近山浙東長吏甚且有私通書於公

以相講解者公以沿海方有事欲以是軍觀變而應之
時閩中正徵師於浙以公之故浙師不敢盡出是夏公
自上虞出徇奉化大兵方攻公塘洞主吳奎明破之奎
明奔至河泊所追將及之猝遇公兵而戰大兵失利六
月監國至健跳公發使奔問官守并致貢王遣使拜公
河南道御史時黃公宗羲以副都御史從行上言諸營
文則自稱侍郎都御史武則自稱將軍都督不肯居三
品以下主上嘉其慕義亦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張大
而兵又最多今品級懸絕非所以獎翊且無以臨諸營

也大學士劉公沂春尙書吳公鍾巒皆以爲然而定西
侯張名振方當國持之不肯下初諸營迎表皆由名振
以達獨公不然名振不樂曰俟王道長來吾當爲主上
言之是秋公朝於王晉右僉都御史公曰吾豈受定西
指麾哉當是時王以翁洲爲行在石浦健跳爲畿輔彈
丸黑子之區金湯盡焉而大兵所以不遽下者以山寨
欲乘其後所以畏山寨者不在諸營而在公或謂大兵
諸帥曰此皆喪職之徒所嘯聚耳苟招之以高官可解
散也會稽嚴我公知之請於大帥願充使大帥爲之請

於朝遂以都御史充招撫令徧歷浙東西諸山寨以抵
翁洲公部下左都督黃中道言於公曰田橫烹鄒生是
耶非耶公曰當是時而烹之亦姑以洩其憤耳中道曰
田橫不烹鄒生於說降之時而款之其志屈矣固願降
矣齊之士心已搖豈可復鼓其後始烹之不已晚乎公
曰君言正合吾意於是發使請我公入山欲烹之我公
不敢直入先以使來中道遂醢之分於諸營我公夜遁
自大兵南向一紙所至多俯首聽命者惟閩部朱公大
典嘗烹招撫於金華至是而挫於公庚寅三月公朝於

王所再晉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八月破新昌拔虎山
時大兵定計下翁洲以爲不洗山寨無以塞內顧乃大
舉將軍金礪由奉化提督田雄由餘姚會於大蘭軍帳
彌漫三十里游騎四出仍用團練兵爲導諸寨多逆請
降或四竄公累戰不能抗以親兵入翁洲公固與定西
不相能不樂居翁洲辛卯秋聞大兵三道下翁洲公曰
事急矣請復入山集散亡以爲援七月遂還山中諸將
死殆盡旁皇故寨山中父老勸令招兵榆林曰溪之間
乃出奉化二十四日有大星墜於故寨野雞皆鳴父老

憂之是日也公將由奉化出天台至北溪爲團練兵所
執同行者公之參軍蔣士銓也公神色自如賦詩不輟
二十五日入奉化二十八日抵寧八月初一日赴定海
以大兵將下翁洲羣帥皆赴定海也海道王爾祿延之
入見請觀絕命詞公援筆書之書畢以筆擲其面而出
每日從容束幘掠鬢修容謂兵士曰使汝曹得見漢官
威儀也十二日總督陳錦訊之公坐地上曰無多言成
敗利鈍皆天也十四日行刑羣帥憤其積年倔強聚而
射之或中肩或中頰或中脅公不稍動如貫槓木洞胸

者三尙不仆判額截耳終不仆乃斧其首而下之始仆
而從公者二人其一曰石必正揚州人一日明知餘姚
人皆不肯跪掠之使跪則跪而向公并死公旁大兵見
之有泣下者公生於天啟丙寅二月初六日得年三十
有六一女許嫁黃公宗義子百家時年十三以例沒入
勳貴家遂爲杭州將軍部下參領所養參領憐其忠臣
之女撫之如所生女亦相親依如父及參領欲爲擇配
女出不意自刎參領大驚葬之臨平山中於是以公首
梟示寧城西關門鄧之故觀察陸公字爌故都督江公

漢以奇計竊得藏之陸氏書櫃中襲之以錦其家人亦弗之知也康熙癸卯觀察以海上事牽連赴逮其家被籍有司見書櫃中故紙斷爛陳因棄之而去既去觀察之女屏當書櫃得一錦函發之則人頭也觀察之弟宇燦哭曰此侍郎之首也而得不爲有司所錄其天也夫時去公死之時蓋十二年乃東蒲爲身而葬之城北馬公橋下蔣士銓者字右良嘉善人也諸生在公軍中三年山寨之破他人多散去獨士銓以死從八月初五日先公受刑賦絕命詞公在獄爲文祭之嗚呼子嘗遊大

蘭一帶良屬巖關然在浙東天盡之處卽令大兵不以一矢相加豈能有所成故以四明爲桃源庶乎其可欲以四明爲斟酌灌此無惑世人之笑其愚也然當時殘明正朔猶延海上而諸寨爲之內主資糧屢屢遙相援接則以四明爲安平之卽墨雖有所不能而以四明梗平海之師不爲無助故黃公宗義以爲忠臣義士之志竭海水不足較其淺深者此也百年以來遺事凋殘公魂耿耿諒猶在丹山赤水之間而荒城埋骨之區莫有知者是後死者之責也爰因觀察之子經異之請

爲之立石墓上而繫以銘其詞曰

成則東漢下江之元臣兮敗則爲後梁郢州之枯髑頤
石嗚呼以當野哭

明馮王兩侍郎墓石記

慈谿 鄭喬遷 仰高

出寧波府城北門五里許曰馬公橋明馮王兩侍郎墓
在焉馮諱京第字躋仲號章谿慈谿人王諱翊字完勳
號篤庵餘姚人全吉士祖望志其世系爲慈谿人及身
而遷餘姚者並仕於魯王監國官兵部侍郎四明山寨
之起也兩侍郎嘗相與合軍旋以兵殲後先被執事具

卷一百一十五

十八 四明 嚴 書
續 國 刊 本

誌中大兵之下浙河以丙戌夏六月丙子馮侍郎之死
爲庚寅冬十一月甲子王侍郎則死於辛卯秋八月丁
巳王侍郎既死梟首府城西關鄞觀察陸公宇焯以奇
計竊得藏之書櫃中康熙癸卯觀察被逮其弟宇燦屏
當得一函發之哭曰此王侍郎之首也乃束蒲爲身而
與馮侍郎合葬於此蓋去其致命之時已十二年矣無
子一女許字餘姚黃百家以殉節死初馮侍郎入海大
兵卽收繫其家屬母尹氏徙燕妻葉氏自縊子頌年十
五斬於市至是被執戮而烹之有義士請分杯羹烹者

以一臂與之亟歸而瘞之嗚呼此一抔土者固兩侍郎之首之臂之所藏也事隔百有餘年已無有知之者矣北門直視但見邱墳是皆全身以埋地下者試問之陳人擬於兩侍郎其誰謂之全歸者乎常山之髮睢陽之齒所以彪炳於史冊至今猶凜凜在人心目間也當兩侍郎捐軀相抗夫豈不知天命所歸而保夫殘山賸水甘爲梗化之民又豈逆料夫聖代度越千古於勝國諸臣殉節有錄旌忠有廟得邀身後之名也哉道光甲申春三月揚州同知鄞黃先生定文遊覽所及徘徊隴下

墓前

十九國朝

於是集同人謀修墓以表忠貞而命喬遷爲文刻於石昔先副使秦川公會與兩侍郎同事行朝筮得地火明夷遂竄志高蹈西臺雖難與厓山並提而論而故國故君之感九京未始不引爲同調則闢夫潛德而發幽光小子其何敢辭且兩侍郎皆吾邑產今表墓之舉而藉甬上諸君成之執筆而記抱愧何如雖然亦聊以塞吾谿上人之責也夫

修墓呈文

慈谿 馮毓華 跋

慈谿公民馮毓華馮开馮貞羣馮彥軌呈爲光遠鄉賢

冢塋就圯界址未著封樹爲難謹鈔附鄞慈谿兩縣志
請簡委第一科諸職照會城自治董事會同勘明俾便
修葺以妥先靈而彰忠蹟事竊毓孳并八世從祖貞羣
彥軌九世從祖明魯監國督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慈谿簞溪馮公京第少負高才師事山陰劉蕺
山先生宗周漳浦黃石齋先生道周與於復社諸名士
之列北都旣亡南都尋陷唐王稱制閩中公至閩上中
興恢復十二論王命按浙東甫至浙東復陷閩亦隨亡
公將起兵於家被名捕脫身入翁洲就威虜侯黃斌卿
丙戌以後公凡出師者再初因陳公子龍之策以翁洲
之師與富平將軍張名振應松江提督吳勝兆至崇明
遭颶風覆舟喪師執而復脫幾瀕於危繼因董公志寧
華公夏李公長祥王公翊之約以翁洲之師入蛟鹽攻
府城爲降紳謝三賓所告不克航海至日本乞師者再
初奉使以斌卿弟孝卿爲副已報命矣誤於孝卿挾妓
淫酣見輕外藩僅以洪武錢報聘今全浙士民羣相推
崇之餘姚朱舜水之瑜據海東逸史注引餘姚縣志當
是公當日同行之記室與孝卿同留日本者也繼以澄

波將軍阮美爲副而誤於得罪日本中國僧人湛微之偕往至不得登陸而歸結寨起兵者再初賁斌卿以奇兵略寧紹台三府自董華之謀洩公乃至湖州起兵武康天目山中以應太湖徇歸安烏程諸縣因屢敗復歸四明繼召募溪上義從與王公翊守杜暎旣破復合所謂馮家軍王家軍者也尋駐營西山回風洞中滿清浙中大吏繫公家屬錄公子頌欲以招公公不爲動迨母死妻縊妾放子戮公每日東望而泣必繼以血又以山寨諸洞主多起伏莽其明大義懷大節者公與王公及

王公江三人而已國難冢禍併至沓來公遂鬱鬱成疾清兵以翁洲孤懸海外得儻然若敵國者以山寨爲之犄角欲定翁洲必先洗山寨思陵殉國後之六年歲庚寅爲清順治七年其冬十一月十一日以重兵扼大蘭四出搜各寨兩王公航海避軍鋒公爲麾下將王昇所給移營仗錫公病甚入灌頂寺十三日昇引清兵入械公見金礪挺立不屈鞭箠雨下而罵不絕田雄從旁掠之乃仆明日正命都督張元以下五十人皆死之公之遇害也清帥報公積年構兵之恨剝公心醢之爲羹

有部下卒乞公一肩一臂食之許焉因負去葬之府治北郊馬公橋之原蓋鬻桑之餓夫也既而王公亦被難陸公宇燭購其頭與公合葬董公亦葬於其地旁近里人稱爲三忠之墓开曾祖白於府君諱應鞠曾訪墓數次不得以詩紀之道光四年鄧黃先生定文遊覽所及集同人謀修墓縣人鄭先生喬遷爲文刻石未幾值洪楊之役耆老凋喪亦復無人表著五六年前毓孳等以從事府設各校每至其地荒冢纍纍莫可究詰今年春开貞羣因村人之導尋得之董公之墓既入防護且有

後人祭掃故封石依然惟公與王公合葬處則土崩石埋而雨淋日炙卽碑文亦僅約略可辨顯揚先德表彰鄉賢後死者之責也謹攷寧波當明季時起義抗清者以錢忠介公肅樂爲首創張公煌言等聲樹於同縣公與王公等響應於鄰封其後或結寨深山或提兵海島卒至爲國捐軀成仁取義徵之明季遺文軼事初無軒輊可別而張公修墓建社支用六縣公款忠臣義士舉國同欽本不應妄分畛域又不將同葬南屏魏公暨楊公文琮之墓一體修葺且鳩工庀材之款目並不明白

宣布其謫陋可恥其含混可疑今公既有毓孳等爲其別子之裔王公又與公同穴不願率請公款過事張皇願自行捐資修葺以恤人言惟墓旁四周爲叢葬之所恐界址未清致生交涉爲此鈔附鄞慈谿兩縣志呈請知事簡委第一科諸職照會城自治董事剋期與毓孳等勘明界址俾便興工重修無任待命之至謹呈

鄞縣知事沈批

來牘閱悉鄙人久仰甬上節義之邦爲天下冠去歲承乏來此卽首祭告錢張二公暨諸公之靈祠是從

鄞縣知事沈批

三十四期

政餘暇頗考求掌故搜訪遺聞知北郭馬公橋地方有三忠遺阡爲董公志寧馮公京第王公翊葬所又聞諸君子已訪得馮王二公之墓因爲照會城董事會請其函告諸君子亟謀修理防護辦法覆閱來牘具徵考證詳明搜尋劬苦於先烈爲表徵於遠祖爲數典末稱不願過事張皇自行捐資修葺尤見實事求是至意雒誦再四良深慰佩至應如何妥慎修護明定界址暨設龕祭掃等事希候再行照會城董事會併案與諸君子剋期面商辦理並派員會同詣勘

可也黏鈔各件存此覆中華民國二年八月五日

祭三忠墓文

慈谿馮 珩君木

維中華民國三年三宮十有五日實思陵殉國後二百七十年夏歷閏逢攝提格之歲二月庚子也慈谿馮氏福聚本支族仍孫毓孳开族雲孫貞羣謹具牲醴之儀詣鄞北郊馬公橋奉奠明督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諡忠隱顯十四世族祖京十六簞溪府君兼奠明督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餘姚寓賢慈谿篤庵王公明兵科給事中鄞幼安董公之墓前曰赫赫

卷之四

活四明

朱明忽焉已亡一成中興疇爲少康明德維馨周禮在魯豈江申守大啟爾宇偉哉我公蹕起甬東虞淵鉤日期使再中惟西王公同扶頽運四明之山忠義輝映士各有志願爲殷頑獨掌堙河亦知其難精誠耿耿知難寧退崎嶇山海九死靡悔宛宛骨肉盡室遭捕男兒死耳義不返顧虞則不臘魯其無鳩昊天難諶莫壯其猶翳巡與遠成仁先後白首同歸久要無負先軫歸元王諒斷臂鬱鬱后土佳哉斯氣珠申末造彼日而微漢京宏我天實爲之匪天之爲惟靈克相黃龍痛飲九原神

王顧瞻遺壟鞠爲荆榛崇封三尺曠補貞珉行道猶傷
況在族裔安靈地下其敢他諉馬鬣之修幸董厥成煌
煌漢官署爲光榮吉日良辰會祭墓下靈旗天半彷彿
來迓亦有董公是長六狂安神茲土照臨在旁與西王
公左右相並曠野咫尺大名鼎鼎英靈庶慰日月重光
懿歟三忠來格來嘗尙享

瘞鶴詩

董劔鏐佩公

長蛇噓霧毒暗天老鶴俯視心爲憐引雛振翅下啄蛇
反爲蛇噬身不全嗟嗟鶴死羣鶴怨中有一鶴負機變

五十四

五十四

徘徊蛇旁銜骨歸瘞之中野酬孤願此中地氣大吉非
偶然蛇滅霧息還青天老鶴心魂耿耿懸續甬上耆舊
詩云此爲披
雲葬王侍
郎而作也

經鄞北郭訪篔簹溪侍郎墓不得

慈谿 馮應翔 白於

馬公橋畔路茫茫不可見遠樹夕陽中隱隱荒墳遍太
息古忠魂麥飯無人薦不住杜鵑啼血淚猶應濺按公
乞師

日本淚盡
繼之以血

鄞北雜詩

鄞 袁 鈞 陶 軒

馬公橋畔冢纍纍江上三忠識者誰焉臂王頭同葬處
新題獨有董君碑馬侍即京第臂董給事志卓樞皆葬
於二冢間鄭
人稱三忠墓

北郭三忠墓

謂馮公京第王
公翊董公志寧

鄭王

壽 梨門

古灑荒煙夕照昏淒涼怨恨向誰論空餘骸骨埋鄉土
差勝衣冠弔墓門郭外潮聲精衛石江干花片杜鵑魂
一杯黃土同千古留得聲名報國恩

癸丑二月與從子貞羣尋馮簞溪王篤庵兩侍郎

墓得之

慈翁馬 升君木

墓主

王四明

掘衣登北邙言尋死士壘大山宮小山高下盡叢冢一
冢塊獨夷地裂甃有縫其前敬矮碑蔓滋若覆幪引手
摹題識色然魄爲悚斑駁漢官字照眼生光寵喜心忽
翻倒下拜繼以踊緬懷明社屋胡騎浩呼洵倔強兩侍
郎義旗起句甬稽天決孟津欲以獨掌壘兵敗身被執
殺僂到胤種殘骸蕤茲地一抔二人共慘澹白衣冠遺
民聚而慟曹傲與脂習風義自駢聳到今墓下土熱血
猶沸涌出土謝豹花爛爛有餘痛啗彼胡之奴朝市成
一閔鴉首雖賜秦天已謝厥統鬱鬱二百年地下氣始

縱所悲忠義林觸目皆荒草九原誰與歸對此能無動
行當崇其封墓土期親捧拓基新之石斯役應分重作
詩示阿買語長心鄭重

謁馮尊溪王篤庵兩先烈墓

慈翁 陳訓正 吧廬

土簋何人爲祭魂靈風十里晚江村崇碑猶識同歸墓
野哭當年北郭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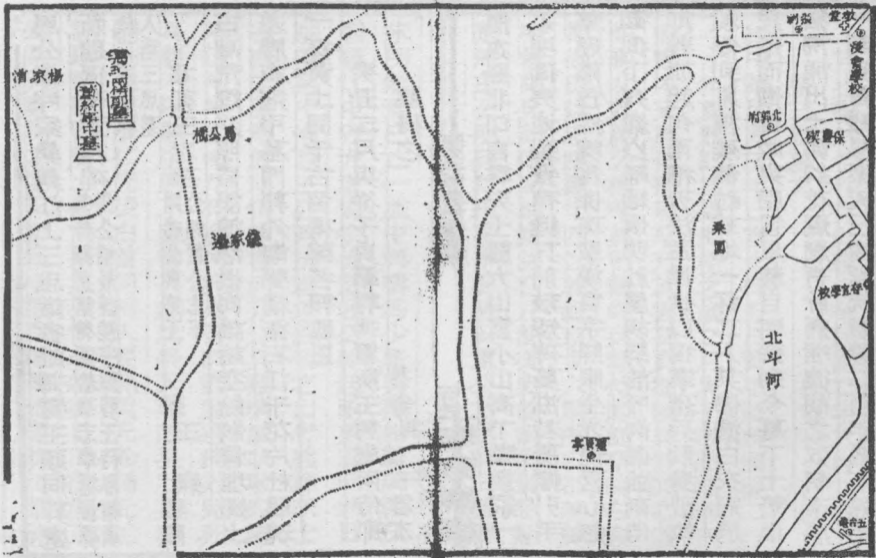
馬公橋下草如薰鬱鬱千春起古芬野老亦知亡國痛
至今猶話斷頭墳

馮臂王頭共一抔忠魂歲歲有蒿萊今朝乃敢分明拜

馮王兩傳

壬戌 明 陳 刊

白酒青餐上豕來



清涼橋



橋公馬

邊家堡

宣教
浸會學校

北郭

秋書保

乘園

校學宜

北斗河

本署

五台

馮王兩侍郎墓左有守府李虎山暨妻朱氏墓碑署康熙乙丑歲立土人告我謂聞之故老昔李氏子姓寒食登壘必具麥飯兼薦馮王二公今李氏式微展墓禮廢久矣案康熙乙丑距侍郎正命凡三十有六年是虎山爲侍郎同時人也攷謝山馮侍郎墓碑云侍郎行刑日有大帥部下卒乞得公一肩一臂葬於馬公橋此墓左之李守府或卽當時之卒葬公遺骸者歟以無左證爲述所聞以告世人有識虎山行狀者乎民國二十年六月馮貞羣記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